



■ 刘治全

父亲刘腾芳是老萍矿(安源煤矿)工人,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病逝了。几十年来,家人一直以为父亲只是名普通的煤矿工人,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从《旧萍矿监委人事档案》中看到父亲亲笔填写的一份《中国共产党党员调查表》和一份《学习鉴定表》,才得知早年他曾经参加了安源工人运动,参加了北伐战争,还参加了秋收起义,解放前夕是萍乡的中共地下党员。

记忆中,父亲是个性格刚烈、严厉、直率而又善良的人,他能写会画,会修钟表,会缝制衣裳,会做纸马匠,还会制作土电池和家具。小时候,他给我们做玩具步枪,上面有枪栓、扳机,看上去跟真枪一样。他还常教我们看图识字、唱歌识简谱,还曾在黑板上写字,守在马路上教过往行人识字。小时候没有电灯,晚上我们常常在星光或煤油灯下听父亲讲故事,却很少听他讲关于他自己的事。

有一次,家里来了客人,父亲跟他讲起了打仗的

事,隐隐约约听他提到,前边有敌人到处搜捕,喊杀“黑脑壳”,他便背着枪往岭上跑。我当时虽然不懂“黑脑壳”是什么意思(后来才知道那是反动派特指在煤矿工作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),但这话在我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。从此,我便肯定地认为,父亲曾经打过仗,至于什么时候,跟什么样的敌人打仗,在我看到他的档案前一直不得其解。

很多年来,我一直尝试去了解父亲,想知道他有哪些亲友,有哪些昔日的同事,甚至去他工作过的安源煤矿问过,但始终未找到答案。直到1997年7月的一天,我意外地看到了父亲那份档案资料,真是又惊又喜。原来,父亲出生于1905年农历9月6日,祖籍湖南醴陵,3岁时就同祖母来到萍乡安源。1912年,祖父在安源煤矿井下因事故而亡,父亲由继祖父抚养长大。15岁时,父亲在乐平煤矿下井挖煤两年,因不忍欺侮抵抗工头,于1922年回到安源煤矿,同时接受了李立三同志的指导,受到革命思想影响,参加了安源工人运动。1924年,中共党代表胡建从广

父亲的安源往事

东来安源招兵,父亲应征入伍,到广东练兵两年。1926年,北伐战争开始,父亲随所在的北伐军部队从广东一直打到江西鄱阳湖畔。当时,党组织要他留下,在乐平县组建鄱乐煤矿工会,但因革命形势突变,父亲不久又回到安源,参加了秋收起义,所在部队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。

父亲填写的《党员调查表》上有这样一段文字:“16年(指民国16年即公元1927年)8月10日(农历),在武功岭(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旧址右侧那座山)开会议决,16日出发打萍乡城,没攻开,一路打醴陵,往浏阳到平江,去与毛泽东合一处。到浏阳遇了国民党35军和6军打散了我军,我退回。”那之后,父亲与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失去了联系。当时安源一片白色恐怖,为了避开敌人搜捕,父亲离开安源,去了吉安的天河煤矿。

秋收起义后,父亲虽与队伍失去了联系,但从未对革命失去信心,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,追求真理,把个人的事全都抛在一边。1948年,他43岁时才与母亲结婚,1949年5月9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全力投入当时的护矿斗争,迎接全国彻底解放。

父亲身体不好,1954年就办了病退,因家住安源,有时会去安源煤矿工会义务帮忙。后来单位退管会叫他去医院检查身体,结果显示他有矽肺病,给他办了矽肺证,他却执意不去领:“不就是个矽肺病嘛,领个证干什么?怕组织上不相信你呀?”

三年困难时期,父亲为了解决全家人的吃饭问题,拖着病躯,扛着锄头去山上开荒种地。1961年下半年,他的身体越来越差,经常咳嗽,甚至咳出血来,后来在冬日一个寒冷的清晨,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父亲去世后,家里的日子更加艰难。母亲身体不

好,也没有工作,大哥在外做工,13岁的二哥每天挑着土簸箕上矸石山捡块炭卖,一个月下来,勉强能凑够口粮钱。1965年,二哥到工厂当了学徒,只能解决自己的生活费,养家的重担自然转到了我的肩上。16岁那年,我到安源煤矿矿坑小井做临时工,那时才知道,要是当年父亲领了矽肺证,我们每月就能领到些抚恤金,生活也就不至于举步维艰。

好在雨过天会晴,冬去春会来。现在回头看父亲在档案表上填写的那些文字,才悟出了他的苦心。档案表上记录:“你为什么入党?对党有何意见?对工作有何意见?”父亲答:“为解除生活的困苦;党即是我的主人翁;工作自管自制。加强工作进行。”他的回答虽然在语法上尚欠推敲,但表意鲜明:入党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,时刻听从党的召唤,服从党的指挥,严于律己,努力工作。

父亲一心想着革命事业,不愿让我们知道他参加革命的事,也没有留下什么物质馈赠,他希望子女们不去依赖什么,靠辛勤努力去创造、去开拓。想到这一层,我对父亲不仅没有丝毫的埋怨,反而觉得他更加可亲可敬,也更加深了对他的怀念。



四亩“杂交稻”

■ 汪志

家乡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,土地肥沃,雨水充足,非常适合种植水稻。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,那时家里虽然每年都种植早晚两季水稻,但因产量低,人均田亩少,总是会缺粮。家里八九口人,每年春天和冬天,粮食不够吃时,只好向别人家借,待来年再还。有一年刚入腊月不久,父亲在村里没借到粮食,走了40多公里山路去几个舅舅家借了一担粮食回来。为了节约这担粮食,母亲几乎顿顿煮稀饭。

记得刚包产到户不久的一年正月,父亲从生产队开完会回家,告诉我们村里要动员每家每户推广试种几亩杂交水稻。第一次听说杂交水稻,许多村民怕种砸了,都不愿意种。我当时正在离家不远的农学院读书,虽然也是第一次听说杂交水稻,但我认为这是国家新研制的水稻新品种,可以一试试。可父亲却极力反对:“咱家粮食每年都不够吃,如果试种这个杂交水稻减产了咋办?”见父亲犹豫,我又劝他:“这个杂交水稻,应该是科学家做过多次试验才推广的,只要按按要求种植,不可能减产,我学农,咱们应该相信国家。”

那时我家有七亩耕地,四亩地种植早稻,每亩产量五六百斤。另外三亩地秋种植油菜、胡萝卜、红薯等作物,来年夏收后再及时种植晚稻,但晚稻栽培时间短,亩产也就二三百斤。一年四季辛辛苦苦忙到头,粮食还是短缺,在我劝说下,父亲终于同意了,我家也成为当年生产队仅有的三家杂交水稻种植户之一。说实话,一下种了四亩,我和父亲心里都没底。

三十多天育种后,我家开始插秧。我就读的农学院离家只有几个小时车程,插秧那几天便请假赶回了家。之前的传统水稻插秧都是一棵十多根秧苗,而壮实的杂交水稻秧苗最多插一根。父亲问:“这一根秧苗能行吗?”我告诉他,我咨询了乡上的技术员和学院的老师,杂交水稻根系发达,移栽后及时施肥,分蘖很快,一根秧苗能分蘖十几根,生长旺盛,穗大粒多,抗逆性强。我还告诉父亲,杂交水稻的水分管理非常重要,要做到“浅水插秧、寸水活苗、有水分蘖、移苗搁田、深水抽穗、后期干湿交替”。

从插下秧苗那天起,我人在学校,可心却牵系着那四亩杂交水稻。秧苗一天天长天和分蘖,我天天揪着心,怕出点意外种植失败,尤其放暑假那一个多月,几乎天天围着杂交水稻转。

千盼万盼,转眼间,茂盛的田野,杂交水稻开始抽穗、灌浆成熟了。与其它水稻相比,杂交水稻虽株高,但结实,遇雨和大风,没有出现倒伏现象。秋天收割时,沉甸甸的稻穗惹人爱,亩产竟高达上千斤,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。那稻米粒粒饱满,晶莹剔透,蒸出的米饭粘性且鲜香耐嚼。父亲高兴坏了,乡亲们也后悔了。杂交水稻晒干后,父亲专门碾了一担米,给其他没有种植的乡亲每户分了几斤,分享这新水稻品种带来的喜悦。而从那年起,杂交水稻就一直陪伴着父亲,每年金风送爽的秋天,田园里每一粒稻米都闪烁着幸福的泪光……

(作者供职于中核集团甘肃雪晶生化公司)

■ 胡晓延

山村稻香

在江南水乡广袤的土地上,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大多以水稻为主,种子是凭经验选取的。在金色的稻田里,选择长势最旺,颗粒最饱满的那一块田,除去稗子和凸出的杂稻,待成熟收获后,另晒另存,留作来年要播的种子。

分到户那几年,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得到了空前释放。从初春到深秋,他们忙碌着人随田转,人田两忙,在稻田里轮番耕种,但水稻种植的产量一直不高,一季稻有七百余斤的收成,算是对精耕细作者的最好回报。

初次结识杂交水稻,还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几年后的事儿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天,镇上的农技站技术员走村串户,推广未曾播种过的杂交水稻。听完技术员的讲解,农民顿感不可思议:每亩只需两斤稻种,亩产却可达千斤以上!比起传统播种方式,不仅能节约稻种二十余斤,而且具有抗倒伏、抗病害、稻谷优、米饭香等传统种子无法比拟的优点。

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岂能不知,亩产平均增产二十来斤,对一个家庭,一个村庄,都是个不小的数目,推而广之,那数字一定大得惊人。所以,亩产增产数百斤,真是破天荒地超出了他们的想象。而且,农民们有过成熟稻子成片倒伏、减产过半的惨痛经历,那种无力回天的痛心疾首,曾深深刻在他们心里。

农民最舍不得出力流汗,最害怕饥荒年景,一家老小食不裹腹的惊慌失措,不止一次让他们痛不欲生。所以,杂交水稻走进闭塞的小山村,很快在村民中炸开了锅。

那些学了文化的后生,一心想着冲破禁锢科学种田的藩篱,胆子大的买上几斤杂交水稻



种子,藏着掖着,在早稻抽穗之时,偷偷整育苗苗,紧扣技术标准,待幼苗长出两公分后,又按比例间距,均匀移植,保证每株幼苗尽早分蘖出子苗来。

那时,距离“双抢”还有一段日子,是杂交水稻移栽的最佳空档期,出现在秧田里躬身劳作的多是巧妇,还有敢吃“螃蟹”的大胆男人,他们不惜花上几日工夫,将未能播散开来的芽苗,精心移植到合理区间。移植结束,灌溉、施肥、杀虫……精细打理,倍加呵护,不长的时间,秧苗长势汹汹,开始了多头分蘖。

早稻收割上岸,他们又一次将秧苗从秧田重新移栽到一块块事先准备好的大田之中,那横纵间距,稀稀疏疏,一改往日传统做法,习惯了密植的保守老人,见之无不连连摇头叹息。可不一月,杂交水稻株株发育健壮,田田生长协调。到了拔节抽穗之时,那吸吮了阳光雨露的穗子,从母腹躁动、娩出,长长的

穗子随风摇曳,漾起层层稻浪,醉倒了巧妇和男人的心,也让老农捶胸顿足,追悔莫及……

更有“好事”者,弯腰细数穗粒,多出传统水稻倍数的数字,惊动了向来不温不火,按部就班的小山村。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,如同春风拂拂原野,连夜翻过山岭,迅速从小山村传遍了四面八方。

第二年,杂交水稻种植大张旗鼓地在小山村推广开来,如同燎原之火,向着村外的水乡田野延伸……

几年后,村里人都知晓,是那位如邻家大伯,名叫袁隆平的科学家,把梦想的种子培育成了一代比一代丰产的杂交水稻,让小山村的农民多了丰收的喜悦,有了“交足国家的,留足自己的”资本,有了单季亩产超千斤、超两千斤的纪录,有了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底气。

(作者供职于国网安庆供电公司)

金牌“贴心人”

■ 李云亮 田晓君

“谢谢你们,大晚上帮我检查用电故障,真是不好意思。”“不客气,刘师傅,这是我们应该做的,您一定要尽快将漏电的水泵换掉,保证用电安全。”不久前的一天夜里,正在值班的国网山西电力(太原小店)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张志明接到用户电话,反映家中突然停电。他立即和同事赶到现场帮助排查,最终发现鱼缸中的水泵漏电导致开关频频跳闸。妥善解决问题后,张志明反复叮嘱用户安全注意事项后,才放心离开。

小店区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成立于2012年,30名队员中有26名党员,服务范围覆盖太原市中心城区面积35%以上,服务客户23万户,工作体量位居太原供电公司所属7个县(区)供电公司第一。几年来,服务队主动延伸服务,把为群众办实事作为一项重要承诺努力践行,用张志明的话说:“咱是金牌服务队,就应当有金牌的样子,不能眼睁睁看着群众有电用不上,有困难没人帮。”

今年4月下旬,罕见的大风和沙尘天气持续了一天一夜,为保证全区工农业生产及群众生活用电不受影响,小店区供电公司和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全天候全部在岗,及时处置了数起断线掉闸故障。

4月26日下午,正当劳累了一天的队员们感觉风



用48小时,就完成一个口罩厂从递交用电申请到启动设备生产的办电纪录。还有,这两年山西被确定为国家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,大批新项目不断落户太原,其中大部分就在小店区。对此,再艰巨的任务,队员们没有退却半步。

张春翔是山西综改区太原市承接产业转移(甩开区)招商服务中心公用事业部部长,在他眼里,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沟通及时畅通,积极配合给力,与用户亲密无间。

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二研究所是2019年入驻产业园区的一家高科技公司,工作人员王翔、王学伟由衷地为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点赞:“他们服务态度好,业务技术精,办事效率高,两年先后为我们架设了5条10千伏专线,最快的2条施工周期只用了15天。最近又开展了架空线入地工作,进一步提高了供电可靠性,还针对我们各自投装置反应慢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,真是一支作风过硬的队伍。”

近三年来,服务队队员平均每人每年在岗310天,比正常上班多出近60天;队长张志明达到330天,比正常上班多出近80天,且4年没有休过一次年休。不只这些,在各项工作中,服务队的金牌效应也在充分显现。今年1月,针对部分小区“三供一业”改造后用户的内部线路开关易发生故障等问题,为消除安全隐患,提高供电可靠性,服务队组织开展了“紧固螺丝”活动。短短几天,队伍由一组变成三组,由每组三五人变成20多人,住户们看到身穿共产党员服务队红色马甲的他们后,纷纷伸出大拇指,称赞他们是群众的“贴心人”。

(作者供职于国网太原供电公司)